



文化视点

静听文物之声

□ 赵声良

当我们漫步在那些千百年前的文物之间,想象着悠远的古代社会生活的场景。我常常想,要是这些文物能发出声音,要是我们可以跟它们进行交流,那将是一种怎样的不寻常啊!

2025年11月16日,在甘肃大剧院,一场由香港天籟敦煌乐团演出的音乐会“博物馆系列:来自文物的声音”使这个不同寻常的梦想成为现实。音乐会的开篇,以气势磅礴的《大唐礼赞》再现了敦煌壁画《西方净土变》那种宏伟的结构和华丽的色彩:那些层次丰富的建筑、活泼灵动的飞天,还有那些身姿绰约的天人,在平台勾栏之间轻歌曼舞的乐伎……唐朝画家们精心创作的丰富画面,在乐曲中华丽呈现。

《三兽组曲》是一组奇妙的音乐。敦煌壁画中著名的三兔藻井,是以三只奔跑的兔子构成一个有趣的组合关系,即三只兔子只有三只耳朵,而不论你看哪一只兔子,都会看到它是两只耳朵的。这个装饰图案从隋朝到唐朝,从中国到外国,流传很广。这一视觉形象,今天则在琵琶与阮的轻快旋律中,使我听到了三兔欢快奔跑的声音。在笙与笛和古筝的乐曲中,我们同样也感受到了壁画中马的奔跑、九色鹿的徜徉。

《青花十二月》表现的是北京故宫那一组著名的青花瓷杯,杯上分别绘有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的花卉。在略显料峭的春雨中,淡淡的,是杏花、桃花,“清香和宿雨,佳色出晴烟”。夏日的阳光里,分明看到热烈的牡丹、荷花,还有石榴花“露色珠帘映,香风粉壁遮”;飒爽秋风中,洋溢着幽兰的芬芳,还有黄灿灿的桂花、菊花。乐曲声转,呈现着白雪中“素艳雪凝树,清香风满枝”的红梅。四季变化,在“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玲玲声中不断被呈现。

听过了细腻柔和的青花瓷,我们来到了三星堆,这数千年前的青铜器,将会怎样诉说。《龙纹》中作曲家要呈现的是青铜器主题,金属的顿挫声,仿佛倾诉着数千年的沧桑,一个强烈的主题越来越清晰,那就是龙。古筝和琵琶的声声畅响,伴随着打击乐器深沉的节奏,演绎着这庄严而凝重、神秘而执着的旋律。

《菩萨的微笑》展示的景象从莫高窟北魏佛像到麦积山石窟的菩萨像,以及青州的佛像、云冈的佛像……那些因禅悦、因顿悟而不觉露出的会心微笑,在琵琶、笙、笛等乐



器交替的奏鸣之间,轻轻流淌着一种沁人心脾的惬意、恍然若悟的愉悦。菩萨在微笑,你也在微笑,我也在微笑。

河南博物院藏的一件西汉早期壁画四神云气图,在朱砂的底色上,用红、白、黑、绿四色绘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以及灵芝、花朵和云气纹等吉祥图案。这是对中国传统神灵的特殊表现。这些古老的图像,仿佛在乐曲声中静静地舞蹈。

一场音乐会,将无限丰富的古代文物细细讲给我们听,使我们聆听到渗透着悠远历史痕迹的声音。而这些美妙的音乐,是由香港天籟敦煌乐团创作和演奏的。香港距敦煌何其遥远,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与敦煌艺术密切相关的乐团呢?

八年前,纪文凤女士决心要在香港组建一个乐队,在学习传承敦煌古代音乐的基础上创作出适合当代精神的音乐,同时也要让更多的香港年轻人了解并传承以敦煌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纪文凤女士可以说是一个“敦煌迷”,此前她已经多次来到敦煌,当时看到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在艰苦的环境中辛勤地做着文物保护与研究的工作,便十分感动。她数次向敦煌研究院捐款,用于洞窟的保护和壁画数字化工程。随着香港回归之后经济文化的发展,她越来越感到有必要让香港的年轻人感受中华文化的精

神。她认为,“敦煌与香港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文化交流中心,多文化、多宗教、多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汇聚于此,也在不断催生新的文化。”敦煌文化在香港的传承弘扬,正是实现中华文化深入人心的重要方面。

在纪文凤女士的努力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个由香港青年音乐人组成的“天籟敦煌乐团”就组建起来了。乐团成立之后,连年举办线上线下音乐会,甘圣希、朱启扬两位作曲家参考敦煌古谱,创作了数十首不拘一格的原创音乐,不仅实现了“古谱入音、古典新詮”,而且还为传统音乐创出了新的意境。

记得在2022年6月,为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也为庆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建成,香港天籟敦煌乐团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联合举办“敦煌与故宫对话:飞越文化二千年”大型活动,把敦煌、故宫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地联系起来,用音乐艺术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敬意,表明了乐团始终把以敦煌、故宫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我有幸受邀参加了“敦煌与故宫的对话”活动,聆听了乐团专门为这次活动创作的新曲。特别是青年作曲家甘圣希所作的新曲《谢谢你的时间》,这是真诚地向坚守在敦煌、故宫这样的文化遗产地的工作人员致敬的乐曲,在清雅而幽静的情趣中显示出坚定的节奏,乐曲中仿制了敦煌壁画中的古乐器方响、琵琶、阮、笙等的音色,既有宁静悠远的意境,又有执着炽热的情绪,令人感慨万千。

香港天籟敦煌乐团成立八年来,已创作了数十首乐曲。并先后在国内外十多座城市进行演出,通过音乐会把以敦煌、故宫以及各地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各地,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每每听到乐团演出的新曲,看到乐团在不断成长,青年作曲家、演奏家在敦煌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走得更加坚实,我就感到无比欣慰。中国传统音乐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具有无比深厚的积淀和无穷的魅力。今天,一批年轻人怀抱理想,努力奋争,坚持传承和弘扬传统国乐,并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艺术中找到了音乐创新的动力,从无数中国文化遗产中获得灵感。我们相信中国文化的深厚力量将为他们们的音乐创作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绚丽多姿的敦煌艺术将为他们提供艺术的灵感,激励他们不断拓宽传统音乐的道路,取得越来越丰富的成果。

(本文配图均为《博物馆系列:来自文物的声音》音乐会现场,由甘肃大剧院提供)



近日,“以书弘道”徐兆寿书写作品展在张掖市美术馆举行。

作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作家、学者,徐兆寿多年来致力于经典文化的传播与实践。

“以书弘道”徐兆寿书写作品展落地张掖,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对话与精神赋能。它以笔墨为桥梁,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既为张掖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注入了新的文化活力,也对张掖的文化传承、城市发展、群众精神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

由于这些年张掖市及各县区文联、书协、美协,以及教育部门共襄文事艺事,使得张掖文艺在河西走廊已经成为一块高地,摄影、书法、绘画,以及文学,都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一批艺术家脱颖而出,表现出不俗的创作实力,真是可喜可贺的事!

“文化内涵”这个词,借助艺术品,会有外化的体现,但主要还是“内蕴”其中。我们能感受到它的韵味和魅力,即便外化的风格是狂放张扬的,但它的内蕴也是优雅深沉的,正如屈原《离骚》中所谓的“纷吾既有此内美兮”。说白了,就是那种“内美”,即“闲约深美”,艺术品的外化是“美”,藏在后面的,却是“闲”,是“约”,是“深”;是“华滋”下面的“浑厚”。打个比方,我们去品尝甘肃小吃麻辣烫,固然因为那种舒爽刺激味蕾的“灵魂辣酱”,但食材还得用高汤来煮。用白水去煮,你的味蕾会瞬间提醒你——不对呀!怎么缺那种厚重的滋味?

参观本次展览,我明显感受到了这种“文化内涵”和“内美”所带来的独特魅力,楼宇烈、莫言、贾平凹、刘亮程、李敬泽、杨光祖、马步升、谢有顺等先生的作品中都格外突出这一点。

这次书写的主题是“以书弘道”。艺术修养的次第,在于技臻于道。就艺术维度的“道”而言,这次展览可谓实至名归。不过,徐兆寿此次展览所谓的“道”,主要不是艺术之“道”,而是人文之“道”。他将展览定义为“书写展”而非“书法展”,固然有其谦虚的用意,更在于功能的考量。

徐兆寿青年时期以作家的身份引起文坛的关注,后来在复旦大学读博,又在西北师范大学任教。他一直坚持着文人身份与学者身份的合二为一,既不废文学创作,又倾心学术研究,许多著作表现为二者的嫁接与融合。学术弘扬的主题,是从传统文化的源头出发,顺流而下,主攻儒学,兼及释道,以及五凉文脉、伏羲文化,写作了《雍州正传》《寻找昆仑》等二十多部著作。

这次以“以书弘道”为主题的书写展,以兰州为起点,已经武威,再展张掖,自有其不同寻常的文化意义。

2012年,徐兆寿开始了以“西行悟道,五凉文脉”为主题的文化探寻之旅。从他本次巡展所书写的内容和展出线路来看,我称这次巡展为“西行弘道”展,是此前文化探寻之旅的延续,也是一次阶段性的总结。

“道”是什么?弘哪些“道”?

其一,书写内容上,主要包括中国文化发

文化论坛

从“书写”到“书法”说开去

□ 杨琳

近日,“以书弘道”——知名学者徐兆寿书写作品展继在兰州展出后,又相继在武威、张掖两地成功举办了巡回展览。在键盘打字、语音输入等方式逐渐取代手写的今天,徐兆寿坚持用毛笔书写传递文化精神的这种尝试,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迫使我们追问:究竟何为“书写”,何为“书法”?那横亘在实用书写与艺术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若从基本的字面意思来说,书写是用工具在载体上刻画符号,以达到记录、传播、交流等目的的行为,其核心在于传递信息,比如我们日常里的日记等等,都属于书写的范畴。诚然,人类文明离不开书写,若追溯中华文明的进程,书写当属于中华文明记录最为准确有效的手段,我们有必要对汉字形态演变与技术革新的历史进一步梳理。从已有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出,书写的雏形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人类有意识地在陶器上刻画符号。此后,逐渐出现了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青铜器上的金文;随着时间的推移,竹简上的篆书、隶书,以及丝帛宣纸上的楷书、行草相继问世,汉字的标准化书写体系逐渐形成。这些在不同载体上的书写形式,记录着中华民族在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状况以及人们的思想情感与审美追求。从最初的简单刻画,到后来意趣丰富的各类书体,书写在强调实用性的同时,其艺术性亦逐渐显现。这不仅是后来书法与书画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更孕育了一批卓越的书法大家。他们有意识地视书写为一种艺术创作和人生品格的体现,将书法从单纯的书写中逐步分离出来,使之独立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这导致了“实用书写”与“艺术书写”的进一步分化,使得日常阅读的字体趋向标准化,而书法艺术则继续在个人风格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从书写到书法,乃是一个跨越实用功能、迈向审美艺术的漫长演进过程。古人们很早以前便发现,使用毛笔蘸取墨汁,能在纸张或

丝帛上展现出无尽的韵味。因此,他们有意地将书写视为个人情感、品格及审美理念的载体,进而催生了书法艺术。书法着重于汉字的造型、点画、线条、章法以及墨色的变化,旨在表达作者的情感、气质、修养和审美追求。它与普通书写的核心区别,在于“写好”与“写美”的层次差异。在此基础上,书法达到了欣赏和交流的目的。可以说,书写始终聚焦于沟通的效率与基本美感的表现,而书法是书写艺术的升华形式。自古以来,历经大浪淘沙,能够流传于世的往往是书法佳作,而非单纯的书写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书法逐渐成为国粹和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与传承,并成为修养身心、陶冶情操的重要途径。

然而,书写工具的不断改进,大幅提升了人们书写的效率与便捷性。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广泛普及,人们更是将“键盘输入”和“触屏输入”纳入日常书写方式,导致手写在日常生活中的比重逐渐降低,无纸化办公的推行更是进一步减少了手写的机会。

此时,我们再来审视徐兆寿所倡导的“书写”理念。事实上,他正是倡导人们回归到手写的序列中,不论软笔还是硬笔,都强调在数字洪流中重拾手写的温度与质感,让人们找到关于内心深处对文字的敬畏。当下,提倡“书写”并非对书写工具的复古,而是重构人与文字的关系,我想,徐兆寿也并非号召人人都成为书法家,也并非要求人人都具备书法鉴赏的能力,而是希望人们借此形式,深入探寻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

文以载道 字以传情

——“以书弘道”徐兆寿书写作品展透视

□ 张全义

